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著恭校

秋七月庚戌召赫慶來京以吳謙銓爲廣東布政使石柱爲廣東

按察使

由甘肅洮
岷道遷

○辛亥直隸總督那蘇圖卒遺疏聞得旨那蘇

圖久任封疆公忠敬慎茂著勞績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派散秩大臣一員馳往奠醑靈柩到京准

入城治喪並賞銀一千兩予祭葬諡恪勤○壬子以方觀承爲直

隸總督承賈署浙江巡撫○癸丑上奉皇太后啟鑾秋獮木

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以王師爲浙江布政使

李肖筠爲江蘇按察使

由陝西潼
商道遷

○丙辰賜暹羅國王森密拍照

廣敕馬嘯陸坤司允提雅普埃御書扁額○庚申上奉皇

東華續錄

乾隆三十

一

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丁卯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

木蘭行圍

八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朕覽大學士等議奏 兩郊壇宇工程一摺夾單內開成正門字樣想係成貞門伊等欲避 世宗憲皇帝廟諱是以如此開寫不知此最爲無識在清文音同者皆屬一字亦不當如此避諱若漢字同者各有字義尤不應諱此字亦並非同音必拘嫌名而故爲更改是轉將應諱之字顯出矣朕前降旨申飭甚明況在 天壇卽當諱亦不應諱著大學士等照舊改正○轉拉布敦爲工部左侍郎以衆佛保爲工部右侍郎

由副都統遷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大受所奏趙北口行圍經由道路一摺通計水陸程途若自天津登舟由西沽大清河至趙北口取道既遠卽由陸路亦復紆回不若徑由海子直達霸州較爲便捷當

俟回京後另派嚮導前往至辦理淀河蓄水事宜一摺內稱東西
兩淀可取作圍場者有一十一處等語水圍雖在淀泊而水利爲
民田灌溉取資非基外圍場可比既有二十一處已儘足肄舟師
但今所定行圍處所是否卽係 皇祖行圍之地較 聖祖時增
減幾處俱著查明具奏其所蓄淀水於附近民田畝澮有無妨礙
古人有讓地潴水以備蓄洩者若專顧兩淀遂將諸路之水槩行
堵截則他處不無涸竭之虞殊有未便又稱沿淀淤淺之地民間
侵占爲田漸成村落一節小民貪得膏腴罔知大計侵占愚多淀
泊愈狹將使水無所容盛漲必致漫溢需水之時又不足以資灌
溉亦非長策此等俱宜留意但觀所奏情形則小民出廬業已
久行圍當非所願而上年經由該處見居民舟子異口同聲皆有
歡欣望幸之情其故云何陳大受親往履勘自能備悉著一併據

實詳晰奏聞不可專爲巡幸行圍或至於有妨耕作著傳諭知之
朕旣不往天津著陳大受卽密行傳諭麗柱令其不必豫備尋奏
查西淀中可行圍之二十一淀卽係 聖祖仁皇帝行圍之處並
無增減至於淀中雖有民間升科地畝種植蘆葦麥禾然皆在水
淺淤墊之區及四圍邊際見在所指圍場處所乃地勢窪下而瀦
水較深者原係空曠水面與民居畝澮毫無關涉不但無妨耕作
並未損及民間一蘆一葦且 輒時巡舟車輻輳小民備趁貿易
更可獲利資生體察輿情實深望幸況淀河日漸淤墊舉行水圍
地方官自必留心疏濬不但可肄舟師實於水利田疇兼有裨益
得旨諸凡其妥知道了○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曾同該部議覆黃
廷桂會勘臨黃臨運二壩一摺朕已降旨依議黃廷桂應照駁查
事例悉心查明據實覆奏至此事朕按圖詳察始末情形總由從

前高城辦理錯誤姑無論前明即自本朝建築竹絡壩以來淮徐糧道通行已久自添築二壩而竹絡壩轉成無用究之竹絡一壩實已足資宣洩無庸添設幸而六年以後連年截漕兩幫未經出運是以前其弊未顯遷延至今設使六七兩年即行重運亦斷不能如高城所奏隨機啟閉從壩口入運矣至此時始云今非昔比其不能掩飾已可槩見前此河溜通行可引以濟運可藉以刷沙所以數十年無礙今忽添此二壩阻滯過甚河底日積河身日局黃水之高於清水五尺有餘其明驗也不特高城之說不可行即黃廷桂由竹絡壩入蘇家閘之議亦不可行其意在使河身紆曲而不知黃流不利於紆曲紆曲則益加淤滯其失亦略相等但高城已誤於前此時即追咎其既往亦無補於將來自應籌善後之策以爲補偏救弊之法著傳諭黃廷桂悉心籌度或遇截漕之時將

淮徐二幫船隻多爲截留或仍令其由楊家莊入運此二幫本由黃河順流而下所增程途無幾酌量稍加工費似無不可務期熟籌妥協無稍存調停遷就之見方爲永遠可行軍機處所奏說帖著一併封交黃廷桂令其遵旨查明妥議另行據摺奏聞尋奏二壩之設誠屬無益有害所有淮徐兩幫漕船自應遵旨嗣後如遇截留卽多爲停截如起運之年卽由楊家莊轉口入運計多程站八日每船酌給工費銀四兩在糧道餘平銀內支給再中河運道本乏來源春閒駱馬湖乾惟藉東省上流閘河之水濟運儻上流水小則引黃水接濟雖連年運河水足無需挹注但竹絡壩支河旣已斷流設偶值上游雨少清水微細作何濟運以及黃河或遇異漲將竹絡壩作何堵防之處統聽河臣臨時相機辦理得旨著高斌明白回奏○辛卯山西學政德保奏士子最重經學而本經

尤重請於歲科正考之日除有能誦習 御纂諸經者另期發問外仍摘本經一段開明起止默寫卷末如錯落多者生員不准前列童生不准入泮從之○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巡撫準泰奏稱東省常平見在應停採買勿致有妨民食又一摺奏稱今歲豐收請舉行義倉勸令捐積以爲儲備等語所奏甚不妥協前因常平積貯爲數過多恐民間採買米少價貴是以令照當年舊額若恐穀賤傷農則需用價收買爲常平積貯之計否則聽其自爲流通小民亦受賤價之益若僅舉行義倉則穀既歸公民間轉覺短少與積之常平何異況義倉之舉在朱子當年但就浙東一處行於一時遂稱善政其後亦不能繼蓋不得其人則行之鮮效與其舉行義倉不若仍行常平既謂常平採買恐致價昂豈可又行義倉此奏殊非調劑之道著傳諭準泰知之

九月丙午朔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己酉軍機大臣

等議覆署直隸總督陳大受議奏請酌復八溝地方稅額得旨依
議八溝東街斗秤之稅從前經地方官徵收後仍令蒙古自行料
理嗣將西街稅務停止其東街各稅亦經停止今因牙儉懋累商
民該署督奏請復行抽收西街商稅其東街稅務軍機大臣等議
歸地方官抽收於試收二年之後所有斗秤一項給予蒙古所議
固屬妥協然於朕惠養蒙古之心猶有未愜著將東西街稅一例
俱令地方官抽收亦不必待二年以後即將東街所收各項稅銀
無論斗秤按其多寡每歲全行賞給扎薩克等以資伊等養贍所
屬伊等既得餘息自必均霑惠澤以副朕優賚外藩之意○乙卯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丁巳軍機大臣奏查各部
院辦理事件限期太迫則有草率之弊限期過多亦啟玩愒之端

今折中定議嗣後各部院衙門事件正限十日者減餘限五日共限十五日正限二十日者正限餘限各減五日共限三十日正限三十日者減正限十日再減餘限五日共四十五日如此則既不
至太迫亦不至過多自可按期辦理儻再有逾限不結之案卽按
例查參議處再查外省限期自四月至十箇月半年一年不等亦
未免過多應一併酌減但外省案件定限多有不同難以懸定應
請飭交各督撫詳悉覈定不得稍存己見豫留餘地務據實酌減
具奏到日再爲詳議請旨得旨其所議各部院議覆限期因向來
定有正限又有餘限是以照例酌減朕思正限餘限名雖不同其
實則在餘限內完結者與未出正限之案一例免議而各部院辦
理案件又少肯在正限內趕辦完結則又何必多設名目列爲章
程非所謂政尙簡要也嗣後各部事件在本部題結者吏禮兵工

等部及各衙門俱定限二十日戶刑二部定限三十日行查會彙
係吏禮兵工及各衙門主彙者定限四十日戶刑二部定限五十
日內所會各衙門各定限五日戶刑二部各定限十日逾限卽行
參處如此限期旣歸畫一不致怠玩逾時亦不致草率了事各部
院大臣其務靖共率屬體時亮大工之意以副咸熙庶績之治其
外省限期依議交各督撫就所屬情形詳悉定擬具奏○庚申諭
朝審情實人犯例由刑科三覆奏其後各省秋審亦皆三覆奏自
爲慎重民命卽古三刺三宥遺制謂臨刑之際必致其詳毋不可
稍有忽略耳非必以三爲節也朕每當旬到之年置招冊於旁反
復省覽常至五六徧必令毫無疑義至臨旬時猶必與大學士等
斟酌再四然後予勾豈啻三覆已哉若夫三覆奏本章科臣恩遽
具題不無亥豕且限於時日豈能逐本全覽朕思爲政惟當務實

而師古不在徇名三覆奏之例行之雖久實不過具文若不詳閱
招冊卽照例十覆亦不過照例票旨此廷臣所共知者徒事繁文
何益於政嗣後刑科覆奏各省皆令一次朝審仍令三覆亦足寓
存羊之意實敦行簡之風○乙丑實授鄂容安河南巡撫○丙寅
諭四川總督策楞等奏稱據泰甯寺喇嘛達爾罕堪布具稟班滾
前於莎羅奔投誠荷皇上赦宥之後卽遣人來寺求其代爲乞恩
今班滾又來懇求並將伊子羅藏丁得到寺出家悔罪頗爲真切
因遣弁員前往泰甯班滾率領弟兄土目頭人等出界跪迎誓死
明心因未經出痘不敢身入內地具有夷稟實屬悔罪輸誠等語
班滾未死早有明驗今旣親身率衆歸誠從前慶復等之欺罔捏
飾更無可置辨此何事也而朕豈可賞罰不明乎且班滾今日之
歸誠實由見莎羅奔之向化爲所感動則知前此金川之蠢動實



由見班滾之肆逆相率效尤前事不減更貽後害身其事者罪不容誅慶復見在朝審已入情實本欲於句到之日明正典刑但念伊勲戚世舊 皇考時卽已簡用爲大臣且與訥親張廣泗之負恩債事老師辱國者尙稍有間不忍令赴市曹著御前侍衛德保會同來保阿克敦將策楞原摺令慶復閱看後宣示朕旨加恩賜令自盡○庚午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諭四川總督策楞著提督哈攀龍奏稱五月內據秦甯寺喇嘛達爾罕堪布稟稱班滾於莎羅奔投誠荷蒙赦宥後卽連次來寺求其代爲乞恩又將伊子羅藏丁得送到寺出家爲質悔罪頗爲真切因遣千總楊秀溫欽二員查察情形班滾遂率領弟兄親戚土目頭人等出界跪迎羅拜極言從前誤觸國威此後不敢稍爲犯法捨身矢願誓死明心凡番蠻所最忌諱之詛咒傾口而出所具夷果乞憐之狀溢於

言表止因未經出痘求免其來省等語班滾無知犯順於大兵攻討之時潛逃遠竄其罪本無可寬但蠻夷小醜無足較量且莎羅奔郎卡一經歸順伊即聞風自至乞命輸誠尙與冥頑不靈者有間金川旣予維新則班滾亦在包蒙之列著從寬免其治罪伊旣未出痘亦不必令其親身赴省該督等遴委監司營協大員前往泰甯寺明白宣諭令其洗心改悔撫輯番衆永矢恭順以副格外隆恩至喇嘛達爾罕堪布辦理此事實心出力甚屬可嘉著該督等量加賞賚○壬申諭朕因各省侵貪案件向來雖擬以重辟至秋審時相蒙槩入緩決以致人心無所儆畏參案漸多特於乾隆十二年頒發諭旨彰明曉諭令限滿卽入情實冊內候旬朕之本意不特爲止侵盜實乃以懲貪焚夫謂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者乃重爲聚斂者戒非爲盜臣者寬盜臣與聚斂厥罪惟均

不獨聚斂之臣不可有卽盜臣亦豈當有哉且此特乏論治道而已至於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則侵虧者可計黷論罪而聚斂之臣則古今法津汗牛充棟雖以聖人而爲士師亦不能明立科條謂何等聚斂作何等治罪五刑之屬三千無可置辟此不易之至理也則知侵虧者必應抵罪明矣且庫帑皆小民脂膏以供軍國經費人君尙不得私有臣工服官奉職而視庫帑爲己資以至於盜而有之其心實不可問至其忘生贖貨犯重辟而不顧有如雲南省之戴朝冠直取庫銀付原籍置產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瘦死了事劉樵侵蝕多至累萬而伊子且攜貲捐納此等之人尙使其肥身家而長子孫將明罰敕法之謂何國家又何庸虛設此罪名以啟怠玩爲也論者又謂律載貪罪重於侵必有深意是大不然夫侵盜帑項與勒索所部財物雖並列刑章而庫帑之關

繫重大人無不知乃身爲職官敢侵帑而慢無顧忌則虐取所屬
恣飽貪壑自必無所不爲特未經發覺督撫亦樂爲徇隱其帑項
無著則不得不揭參耳朕前謂天下庸有貪而不侵者必無侵而
不貪者卽如戴朝冠劉樵之流其果無勒索所部之事耶今抵罪
矣又孰能原其情而謂不宜殺哉向來按限勒追分年減等亦辦
理之不得不然自朕觀之但犯侵虧卽應按律治罪其虧空帑項
除該員家屬完繳外著落該上司分賠則上司畏累已而不敢徇
隱劣員知失命而違爲其子孫謀將見天下無侵員並且無貪員
矣若徒展轉勒限似反以催追帑項爲重而以明示國法爲輕但
前年朕甫降旨而侵貪者卽少是人尙知畏懼故權不改勒限之
例則後來侵貪者復多必照此旨辦理果使截然而不敢犯人雖
至愚必不肯以鴆漿止渴毒腊療饑卽如昨午以來以侵貪掛彈

章者寥寥無幾已有明驗今將情實侵貪人犯勾決嗣後二年限滿之犯該督撫必當查明情罪按例定擬則後此更無敢犯正辟以止辟之義若因循姑息使水懦易玩婦寺之仁朕不爲也其駱玉圖臧根嵩吳秉禮榮大成等案率已將屆限滿明後年不勾到人所能推而知者使其瘐死獄中則侵貪者尙不知儆但有謂臧根嵩三犯適值巡幸盛京之後或者那墊辦差以致虧帑夫巡幸經由道路皆有一定之費報部覈銷或者無能辦理不善被人所欺則有之然亦不至侵虧如此之多蓋始以無能而枉費繼以枉費而染指則此三犯之心尙可問乎其罪尙可恕乎若果必應多費以致身陷重辟則直隸朕所時常巡幸之地也其省應無全官矣此皆後言者之委曲狡情朕已洞鑒無疑但此三犯人既有此論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將其原案查明具奏入已有懋著卽補

人情實候句夫威權王死之柄惟上執之但不可任情以行私耳
若準天里而示王章朕方勉之而豈爲浮議所動搖者哉然諸臣
尙有一二未盡喻朕意者用是曉曉頗以爲愧○禁蒙古私典遊
牧地○癸酉諭秋審句到本章令十五道御史分省承辦朝審令
河南道專辦監視行刑著刑科給事中及刑部侍郎一員著爲令
○甲戌諭廣東南海縣民劉德滿繼妻關氏挖死前妻之子劉應
周致令伊夫絕嗣一案朕因其情罪可惡於法司覈擬時特爲存
記今經秋審擬入緩決據刑部查稱乾隆十一年直隸省張心堯
繼妻張氏藥死前妻之子依律擬絞監候每年於秋審時查明張
心堯續娶有子將應否減等請旨定奪如終絕嗣將張氏正法關
氏案照此辦理等語朕思繼母如母名分甚尊其於前妻之子究
無屬毛離裏之愛果其撫如己出則子自當事若所生然忿戾殘